

魔鬼心理实验室为您揭秘

说脏话的心理学

脏话的起源

现今世界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脏话,可见人类生活中有说脏话的语境。这一点从儿童学习语言方面也能得到佐证,脏话老师不教、课本上也没有,但是孩子都是无师自通。那么,脏话是怎样起源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答案。这是因为口头语言要先于书面语言而出现的,所以没有任何记录表明第一个发明脏话的人是谁、以及最早的脏话是怎样的;同时由于脏话是一种禁忌,书面语的历史也很少涉及脏话起源的记录。直到今天,大部分的字典里依然查不到那些最厉害的脏话。

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来推断脏话的起源,这种假设被称为“语言魔力”假设,因为早期的人类相信语言具有某种魔力,尤其是那些一直没有发展出书面语言的族群更是相信语言可以诅咒、保佑某个人,后者以某种方式影响世界。正是这种观念引导人类逐渐发展出了“好话”和“坏话”。

为何说脏话

人类出生的最初阶段,哭是最有用的表达情感、舒缓紧张和焦虑的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哭越来越成为一件丢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哭。问题是人们依然需要一个强烈情绪的发泄渠道,所以说脏话。

研究表明,有的人最常使用脏话的情景包括:意外的痛苦事件,比如不小心被打开的门撞了头;遭遇令人沮丧和失望的事情,比如去应聘的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当然更多的时候脏话是由令人气愤、愤怒的事情引起的。许多研究也确实发现有时候说脏话可以让人减轻焦虑,释放情绪,就像年幼的孩子哭一样。比如,最新一项研究证实,一边说脏话一边把手放在冰水中能忍受的时间要比一边说中性语言的时间长。

除此之外,过去研究人员发现有的男人说脏话是为了表达所谓的男性气概,而有的女性说脏话是表示自己也可以像男人一样,不过最新的研究提出女性说脏话部分原因是为了模仿自己倾慕的其他女性。

脏话与大脑

要想理解脏话的独特性,必须了解大

“我能说脏话吗?”

张结海吓了一跳,他刚进会议室的门就听见曲玉萍来了这么一句,于是他赶紧问:“出什么事了?你要骂人?”

原来曲玉萍负责的一个实验答应参加的一个公司临时变卦不来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来就换一家就是了,干嘛要这么激动要说脏话?”张结海安慰道。

“我没有激动,最近流行‘我能说脏话吗?’,你不知道?”张结海对流行一贯不敏感,他摇了摇头。“汽油涨价了,记者在大街上采访行人的反应,问他有什么话要说,那个人问‘我能说脏话?’记者回答说脏话最好不要说,那个人说‘那我就没话可说了。’这两天这段视频传到网上,‘我能说脏话吗’引起人们关注。”曲玉萍向他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我们反对说脏话,但对产生脏话的原因还是要进行分析的。

脑是如何储存和加工脏话的。我们都知道大脑很复杂,你不要害怕,我们会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解释:

大脑像一个球,可以分为左半球和右半球,一般说来,左半球负责语言加工和处理,而右半球负责情绪功能。

语言加工是大脑的“高级”功能,它是在大脑皮层中进行的。

情绪和本能被认为是大脑的“低级”功能,它是在大脑的深处进行加工的。

尽管脏话也是一种语言,但是许多研究都表明,人类加工脏话不是在“高级”的大脑皮层,而是在“低级”的功能区,和情绪与本能在一起。科学家们的解释是,一般的语言是由一系列的音素和语音组成的,所以通常在左半球加工,而脏话是作为一个整体储存的,因此它不需要左半球的帮助就可以加工。

脏话主要涉及:**边缘系统**:边缘系统主要是存储记忆、情绪和本能行为。对于灵长类动物,它们的边缘系统是负责发音的,有趣的是,有些科研人员认为灵长类的动物发出的某些声音也是脏话。**基底神经节**:基底神经节主要负责控制冲动行为和运动功能。

所以,从上面大脑功能结构的分析看出,脏话更像是一种有着情绪成分的活动和动作。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有时候人在说脏话时大脑高级区域和低级区域之间会打架。还有些研究得到了非常有趣的结果,比如同样的一段庭审证词。

如果中间含有脏话大家觉得它的可信度比较高,研究人员把其中的脏话去掉,它的可信度就降低了。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对俚语和俗语的反应方式和脏话的反应方式十分相似。还有,一项研究要求被试识别字体的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的字体),结果发现脏字会分散被试的注意力,使他们发生识别错误。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有些脑损伤的患者,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依然可以说脏话。同样的道理,老年痴呆症患者虽然连自己亲属的名字都忘记了,词汇量也大幅度减少,但是还能说脏话。



儿子胆小从何而来

珠是个5岁男孩的妈妈,老觉得儿子太胆小太紧张。说来也奇怪,与其他同龄无忧无虑的小朋友不同,珠的儿子像个小小大人似的,特别懂事。他在幼儿园表现各方面都出类拔萃,深得老师喜爱、其他家长夸奖羡慕。可是,只有珠知道,儿子非常容易紧张,每次幼儿园有活动或比赛,他都紧张得很晚才能入睡,并且不断地问妈妈,如果自己表现不够好怎么办?珠虽然每次嘴上都安慰儿子说,结果怎样没有关系,自己心里却感觉比儿子更焦虑、紧张。

珠知道自己是很容易紧张的人,从小就如此,每次考试都压力很大,即使每次结果成绩都不错,考前也一定会紧张得睡不着觉,无论怎么想办法调整



都不行,越想自己不要紧张就越紧张得要命。珠从小深受其苦,希望儿子不要紧张,可是却事与愿违。

珠还有个毛病就是胆小,凡是可能有危险的游戏都不敢参与,尤其恐高,连小孩玩的滑梯都不敢上。每次带儿子出去玩,看见儿子准备爬滑梯都紧张得手发抖,虽然自己尽量克制住恐惧情绪,也没有阻止儿子去玩,却发现儿子与自己一样胆小,根本就不敢独自去玩。

正当珠为自己儿子与自己同样胆小、紧张而沮丧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儿子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做游戏时并不胆小。更奇怪的是,那次儿子代表幼儿园出去比赛,前一晚上珠正巧出差不在家,听老公说儿子很早就睡着了,没表现出有紧张的样子。当珠与老公探讨此事时,老公却说儿子在跟爸爸玩时挺勇敢的,一点也不胆小,所谓儿子胆小、紧张都是妈妈影响出来的。并说以后儿子还是多跟爸爸在一起,省得被妈妈带坏了。

珠带着满脑袋疑惑来

咨询,她想弄明白是否真是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儿子。咨询师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情绪的传递在家庭亲子间是最普通的事。儿子与妈妈最亲,最容易与妈妈产生共情,当儿子与妈妈在一起时,妈妈的紧张、焦虑情绪会自然地传递给儿子,使得儿子表现出与妈妈一样的紧张和焦虑,甚至有时比妈妈还厉害。另一方面,妈妈因为担心,用自己紧张的心情去观察儿子的行为,带着紧张、胆小的有色眼镜,看到的问题其实是妈妈自己的问题。至于儿子与爸爸在一起时表现正常,说明儿子自有一套适应双亲的情绪反应模式,更反映出儿子的紧张、胆小是与妈妈情绪互动的结果。

因此,珠需要做的,正是放下自己的紧张和焦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与孩子相处。如果实在做不到,那就改变家庭中教育儿子的角色分工,更多地由爸爸承担儿子的教育工作,尤其是在妈妈容易紧张的事情上,尽量由爸爸来陪伴儿子。

吴亦君 亦君工作室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wwuyj>

善待古怪的老人

◎ 柳君

生活中常有这样一些老人:在到达一定年龄段或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变故之后,他们的脾气和行事的方法变得“古怪”起来,有的开始脾气暴躁、性情孤癖、固执;有的则爱在晚辈面前终日念念叨叨,指责晚辈的这不行那不是,爱替小辈们瞎操心。部分做晚辈的不明白老人为何突然会这般“讨厌”,忍无可忍时,便喜欢跟老人顶撞怄气,甚至在人前驳老人的面子,结果使老人由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或伤心不已,或怒不可遏。凡此各种都不利于老人身心的健康。

老人开始变得“古怪”,这并不是他们要存心招人讨厌,而是由老年人特定的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人至暮年,机体

各部分都开始明显地呈现出老化的迹象,有些老人还不得不终日忍受着病痛,这使他们的脾气无可避免地要变得暴躁一些,有些老人看到和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同志、友人中不断有人辞世,也不禁会想起自己在人世间的日子已十分地有限,这时再看到儿女在生活上尚不能自立,或比较幼稚的一面,当然也就会替他们感到着急和担忧。部分老人开始变得孤僻和消沉,则想到了人生的苦短和做人的“没意思”。做儿孙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对老人多一分关心和体谅,反而对其有所嫌闹,就会给老人悲凉的心境多浇上一盆冷水,让他加倍地感觉到生活的残酷。所以说对

“古怪”的老人加以体谅和善待,这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古怪”的老人,晚辈不仅要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在心理和情感上也要给予必要的抚慰。要陪老人多拉家常,多散心,并要注意多尊敬老人,千万不可随意批评和顶撞,为了养育儿女,父母的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艰辛,当他们人至暮年时,别说所表现出来的“古怪”是情有可原的,就是确有其无理取闹、耍小孩子脾气之处,做晚辈的也应多加忍让,而不可在老人面前造次。

有工作的母亲更健康

◎ 曹淑芬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孩子在幼儿期和学前期,有工作的母亲往往比不工作的母亲更健康、更快乐。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儿童早期护理和青年发展”研究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项研究包括1990年起对1364名新生儿的母亲的采访,以及孩子出生后的10

年调查与采访。研究结果显示,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其总体健康状况明显好于不工作的母亲,前者患抑郁症的情况也更少。而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和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在这两个方面的差异不大。

研究还发现,在所有母亲健康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况下,比如工作和家庭

或养育之间出现冲突时,与全职工作或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更少发生这些情况。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家庭心理学》期刊上的这项研究称,在许多情况下,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健康状况与从事全职工作的母亲并没有差别。

魔鬼心理实验室主持人

张结海 实验心理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心理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提出了多个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曲玉萍 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讲师,法国政府青年社会学精英学者,CNRS 国家科研中心客座研究员。